



馬躍丹青

林天行

馬，自古以來便是人類親密的動物夥伴。從戰場上的鐵騎奔騰，到田園間的閒步悠遊，從東方水墨的意韻飄逸，到西方油畫的雄健寫實，馬不僅是畫卷中的主角，更是精神的載體——象徵着勇氣、自由、奮進與忠誠。丙午馬年新春將至，我以此文賞析名家筆下的駿馬，並嘗試探尋繪畫創新的真諦：同一意象，雖因時代因技法而千變萬化，始終閃耀着藝術創作的獨特靈光。

馬在畫中，昂揚奮鬥

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彩陶紋飾，已出現馬的簡潔輪廓。在東方文化中，馬是「龍之侶」，象徵着權威與祥瑞。秦漢時期的陶馬、銅馬，氣勢雄渾，是帝國強盛的寫照。到了唐宋，馬的意象更趨多元：既有「鐵馬冰河」的驍勇，也有「信馬悠悠野興長」的閒適。在中國水墨畫中，馬不僅是具象的動物，更是「寫意」的載體——畫家以筆墨抒懷，將馬的神韻化為線條的流暢、墨色的濃淡，傳達出氣韻生動的東方美學。西方文化中，馬是自由與力量的象徵。古希臘神話中的珀伽索斯，是長着翅膀的神馬，象徵着詩意與靈感；中世紀騎士的坐騎，是忠誠與勇氣的化身；文藝復興以降，馬成為畫家表現動態與力量的絕佳題材，從達芬奇（又譯：達文西）筆下解剖精準的馬，到德拉克洛瓦畫中狂放的戰馬，均彰示西方藝術對「人與自然力量」的探索。

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馬的意象始終圍繞着「生命力」展開：它是激情，是沉穩，是力量與自由的靈魂。這一跨越時空的共通意象，成為古今中外畫家鍾愛的主題，也為繪畫創新提供了無限可能。

名家畫馬，東西對話

從中國古代的宮廷畫家，到近代的水墨大

師，從文藝復興巨匠，到現代藝術先驅，不同時代、不同文化背景的藝術家，以各自技法與心境，賦予馬不同的意義與象徵。

韓幹則是唐代畫馬集大成者。作為宮廷畫家，他畫馬最大的特點是「以真馬為師」，常常在御馬廄中觀察駿馬的形態、神態，甚至與馬同寢，捕捉馬的瞬間動態與內在神韻。其代表作《照夜白圖》是中國古代畫馬的經典之作。畫中「照夜白」是唐玄宗的御馬，毛色潔白如雪。韓幹以簡潔線條勾勒馬的輪廓，筆力勁健，線條流暢；馬昂首嘶鳴，頸部鬃毛隨風飄揚，充滿動感。韓幹畫馬，既追求寫實的精準，又注重傳達神韻，創造出「豐肥雄健」的唐代馬形象，成為後世典範。

宋代畫家畫馬，一改唐人雄渾華麗，轉向清雅簡潔的文人畫風，李公麟便是其中代表。他畫馬時注重線條的節奏與韻律，以單色墨線勾勒馬的形態，無需色彩渲染便能表現出馬的靈動與清雅。其代表作《五馬圖》描繪了五匹西域進貢的駿馬，形態各異：有的昂首闊步，神態悠閒；有的低頭覓食，溫順可親；有的回首嘶鳴，靈性十足。畫家以細膩流暢的白描線條，勾勒出馬的骨骼、肌肉、鬃毛，既表現出馬的精神，又傳達文人畫的清雅意境。

近代中國，徐悲鴻以畫馬聞名，其筆下駿馬，不僅是藝術佳作，更是民族精神的象徵。畫家早年留學法國，學習西方寫實技巧，回國後將西方技法與中國筆墨結合，獨具特色。代表作《奔馬圖》中，奔馬昂首揚蹄，尾若流星，充滿奮進力量。徐悲鴻以濃淡相間的墨色表現馬的動感，筆力雄健，墨色淋漓，亦承載着濃厚的愛國情懷。抗戰時期，他多次創作駿馬圖，以馬的奮進鼓舞民眾，象徵着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抗戰精神。如是，開創近代水墨畫

馬的新風格。

在西方藝術中，浪漫主義大師德拉克洛瓦筆下的馬，充滿了動感、激情與戲劇性。德拉克洛瓦擅長以強烈的色彩、奔放的筆觸表現馬的姿態，其畫中的馬，往往處於戰爭、暴風雨等極端場景中，彰顯生命的狂野與力量。在《獵獵》和《阿提拉》中，畫中騎士與英雄的戰

馬坐騎，昂首嘶鳴，與周

圍奮勇的民眾相呼應，傳達出革命的激情與力量。而在立體主義開創者畢加索的作品如《格爾尼卡》中，馬的形象被解構與組合。畫家拋棄了傳統寫實的馬形象，以立體主義、超現實主義手法，賦予馬全新的視覺語言。

多元探索，萬象一新

縱觀古今中外畫家筆下的馬，從韓幹的寫實雄健，到李公麟的清雅白描；從徐悲鴻的昂揚奮進，到德拉克洛瓦的熱烈激情；從畢加索的抽象解構，到當代藝術的多元探索，「馬」的意象萬千變化。這背後傳遞出繪畫創作歷久彌新的關鍵所在：傳統是根基，而創新是靈魂。

創新，源於對傳統的繼承與突破。韓幹繼承了宮廷畫的寫實傳統，並勇於創變，畫出豐肥雄健的唐代馬；李公麟以白描技法開創了文人畫馬的新風；徐悲鴻繼承中國筆墨精神，並融入西方寫實技法，開創嶄新範式。可見藝術的創新每每在傳統的根基上實現突破。我在創作中也始終堅持這一點：繼承中國水墨的氣韻生動，同時吸納西方藝術的色彩與構圖，融會



▲林天行「一筆書馬」作品。

作者供圖

東西，創造與別不同的意境與風格。

創新，源於對時代與心境的表達。唐代的盛世繁榮，造就了韓幹筆下雄健華麗的馬；宋代的文人清雅，造就了李公麟筆下簡潔脫俗的馬；近代的民族危亡，造就了徐悲鴻筆下奮進不屈的馬；西方浪漫主義的激情，造就了德拉克洛瓦筆下狂放不羈的馬。不同時代、不同文化背景下藝術家畫馬，從來都是時代精神與個人情感的投射。在香港從事藝術創作的我們，處於東西方文化交融的前沿，既有傳統文化的根基，又有國際化的視野，這為我們的藝術創新提供了獨特的土壤。在最近的個展「夜·香港」中，我用絢爛的色彩描摹香港夜色繽紛，一改傳統中國畫中夜色的靜謐與安寧，以水墨為媒表現現代都市躍動的活力，講述屬於當下你我的香港故事。

馬躍丹青，跨越千載。馬在藝術的世界中奮進，不僅是筆墨間的奔騰，更是人類精神的展現，是藝術家創新的源泉。願每位藝術家，都能像奔馬一樣在藝術原野上馳騁，創造屬於這個時代的佳作！

嶽麓山面北(下)

種子既已埋下，便要萌發，要生長，要開出驚心動魄的花來。於是，汨羅江畔，有了屈原「眷懷郢都」的彷徨行吟與決絕一躍。那千古的悲憤，第一次將「國」與「身」的存亡，鍛打得如此熾熱而清晰，沉入湘水，成了湖湘精神裏最初那抹悲壯的底色。數百年後，又有重生，一個年輕的洛陽才子，被放逐到這「卑濕」的長沙。他在湘江邊上，哭屈原，也哭自己；寫《弔屈原賦》，更寫《治安策》。長沙城的王府裏，他窗前的燈，想必也是徹夜向北亮着的。那火光裏煎熬的，是一顆雖在江湖，卻無時無刻不憂忡着廟堂的熾熱之心。再到後來，定王劉發築起那座高台，每登臨，便向着長安的方向遙拜。台上風很大，吹動的不是王侯的衣袂，是一個兒子對母親最樸素、最執拗的思念。這思念太小，於歷史不過一粒塵埃；這思念又太大，大到能成為一種象徵——一種無論地理如何懸隔，血脉如何迢遞，精神總要「面北」而朝的象徵。

這精神的星火，終於在南宋的某個清晨，於這嶽麓山下，匯聚成了一爐熊熊的、照亮此後千年的烈焰。嶽麓書院的白牆青瓦，在綠蔭中靜默着。我走進那庭院，便彷彿走進了時間的深處。講堂上「實事求是」的匾額，肅穆得讓人屏息。我似乎能看見朱子與張栻，兩位理學宗師，就在這裏，當着天下學子的面，侃侃而談，論「中庸」，辯「仁說」。湖湘之學，從此有了筋骨。他們談的「格物致知」、「正心誠意」，那最終指向的，豈是獨善其身的逍遙？不，那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階梯，每一步，都踏在堅實的大地上，目光，卻始終望向江山社稷的北方。後院的園林，有周敦頤植下的蓮。夏日來時，那蓮花「出淤泥而不染」，亭亭淨植，它的根，深扎在湖湘的泥濘裏，它的花與葉，卻承接着來自北方的、名為「道統」的陽光雨露。於是，一代代書生從這裏走出，骨頭是硬的，心是熱的，血是燙的。他們讀的是聖賢書，想的是天下事。那書院門聯「惟楚有材，於斯為盛」，便不再是誇飾，而成了一句識語，一種使命，一副沉甸甸的擔子，壓在了後來每一個湖南讀書人的肩上。

這擔子，終於在近世，化作了震天動地的回響。當大廈將傾，白浪滔天之時，是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這些書生，從這「面北」的山川裏走出，用孔孟的道理，練就了湘軍的筋骨，硬生生要為垂死的王朝，撐起最後一根柱石。他們的功過，自有青史評說，可那股子「紮硬寨，打死仗」的蠻勁，那份「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擔當，底色裏，依舊是嶽麓書院裏薰染出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忠忱。然而，時代的大潮洶湧向前，舊邦需要新命。於是，黃克強、蔡松坡、宋教仁等人，將那股忠忱，化作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雷霆。他們衝鋒的身影，倒下又站起，站起又衝鋒，彷彿嶽麓山脊那不屈的輪廓。待到星火燎原，乾坤再造之際，從這湘水沅澧間走出的那群人，更是將「面北」的朝向昇華。他們的「北」，不再是舊的廟堂，而是整個中國的命運，是天下蒼生的方向。從韶山沖，從鴻水邊，他們匯聚成一股洪流，最終，真正地「指點」了那一片他們祖祖輩輩魂牽夢縈的江山。

站在這嶽麓山頭，迎着浩蕩的北風，你便懂得，這山，這水，這人，被上古的聖德所化，被屈子的悲歌所染，被理學的正道所鑄，他們的眼眸，便再也無法自安地看向南方的煙瘴，他們的胸膛，便總有一種要抵擋從北方、從海洋、從一切方向襲來的寒流的燥熱。他們拱衛的，不是一個姓氏的王朝，而是他們心中那個文化的、倫理的、生生不息的「中國」。

風愈發大了，吹得滿山的樹葉嘩嘩作響，像是無數先魂在絮語，在吟唱。洞庭湖上的煙波完全散盡了，水天一色，空闊無邊。我彷彿看見，那北去的大江，那更北的黃河，與這南來的湘水，在這片精神的版圖上，早已匯流成一片不可分割的浩瀚。嶽麓山靜靜地矗立着，依舊保持着那個千年不變的、「面北」的姿勢。那是凝望，是守護。



君子玉言
小香

母親走後，我們聊天總離不「咱媽那時候……」「外婆說……」，好像這樣講，就感覺母親還在。我們更願意回想母親與我們在一起的那些明亮而溫暖的時候。

當「港漂」時，我曾於二〇一五年春、二〇一六年初，接母親來香港小住，我在跑馬地和雲西街的宿舍，母親都住過。

母親第一次來港，本來我們想讓母親躲開老家冬天的濕冷，但因為辦理探親簽注拖延了一段時間，抵港時已是二〇一五年春節後。母親住在我跑馬地的蝸居。那時母親身體健朗，我上班時，母親自己去黃泥涌市政大廈的圖書館看書，同事的家人約母親去北角買菜，說春秧街的菜又平又靚。我覺得蹣跚一下可以，但沒必要為省錢跑那麼遠，再提着東西上下車，不方便。母親說對，只去了一兩次，就不去了。

節假日我帶母親去遠一點的地方，赤柱、大浪灣、愉景灣、梅窩、橋咀洲、饒宗頤文化館……坐船或巴士，路途長些正好看街景海景。我和母親都喜歡坐巴士的上層前排，視野好。香港的巴士速度快，翻山越嶺時，車窗外一邊是樹一邊是大海，我和母親坐在座位上晃來晃去，看到美景便不緊張了。

朋友約我們去鯉魚門吃海鮮，去馬會體驗跑馬，母親中了小獎，開心得不得了。去雅谷大廈吃西餐，東南亞人樂隊為我們用中文唱鄧麗君的歌……Connie帶我和母親在九龍三百多米的一百零一層樓上品精美料理，俯瞰長天碧海晚霞。劉太開車帶我和母親上太平山頂追落日，粉色的暮靄落下，萬家燈火亮起……

清明節我陪母親去深圳，見她的老同事，在東部華僑城茵特拉根小鎮坐小火車……

三四月的香港，春花爛漫。我與母親坐在中環香港動植物公園碩大的木棉樹下喝咖啡，在饒宗頤文化館的庭院背靠花樹曬太

媽媽與我在香港的日子



陽。坐巴士去大浪灣，面朝大海，吃着薯條聽濤觀浪。在赤柱的山徑和美利樓吹海風……

我和母親還去了西貢。坐過海巴士到西貢碼頭，小艇上擺着一箱箱鮮魚活蟹，人們站在岸上用手指着買這買那。母親興致勃勃地看了許久，說：這魚真新鮮啊！就是回港島路太遠了，不然買回去自己做。我們乘坐一家叫作「貓記」的街渡去橋咀洲。船駛入大海中央，浪越來越大了，船晃得厲害，浪花飛濺到臉上，母親緊緊攏住我的手，我和母親一邊笑一邊小緊張，好在大約十幾分鐘就到了橋咀洲。正午的太陽有點曬，我在島上的士多店買了兩杯朱古力，與母親坐在陽傘下聊天。我教母親用手機給我拍照，母親舉着手機，拍了一張又一張，終於拍出兩張滿意的，才笑着遞給我。日光西斜，我和母親到沙灘上漫步，在沙洲上找菠蘿包石，再乘回程街渡返回西貢。

我問母親：這樣輕鬆走走，慢慢看風景，不趕路，好不好？母親說：「好呀！我就喜歡這樣！你小時候說，媽到哪我到哪，現在是你到哪裏媽到哪裏了。」

那時我工作忙，早出晚歸，OT頻繁。母親在香港語言又不通，我擔心她一個人在這裏會不會孤單、會不會太悶，想了好多辦法。我與母親約好時間，囑咐母親坐叮叮車到皇后街等我下班，我走過去會合，母女倆走到中山紀念公園，找張靠海的長椅坐下，看船來船往，尖沙咀的高樓霓虹映在海面。海風吹夠了，再過天橋到西港城，坐叮叮車

咣噹咣噹回家。

我下班回去晚了，就直接叫母親下樓去跑馬場散步，或是坐在榕樹下乘涼。母親講今天誰打電話了，講家人親戚的事，講我小時候的事；我講工作上的小事，講香港的風土，哪裏有好吃的小吃，哪裏的花好看。坐到夜深方回。

香港濕氣重，我又脾胃不好，母親每天早起給我泡好蜂蜜薑水，溫熱甘甜，喝下胃裏一整天都暖的。晚上她先微信問我加不加班，不加班，就做好飯菜等我。母親用牛奶和麵做的小餅，鬆鬆軟軟，同事都說好吃。

二〇一六年的春節，陪母親去了夏威夷，回國後母親又與我在香港待了幾個月，其間去澳門轉了兩天，我和母親緊緊靠着坐剛朵拉小船。

二〇一九年，我再想接母親來港，不料局勢紛亂，加上後面幾年情形，終未成行。後來我一個人路過跑馬地街角的大榕樹，總會不自覺地望一望，有時還一個人去長椅上坐到半夜，回想與媽媽在這裏聊天的情景。更多時候，榕枝垂垂，長椅上空無一人。

如今回想才發覺，母親與我在香港那段日子，已是十年前的事了。母親走後我才明白，她沒有真正離開，只是變成了我走過的路，看過的風景，變成了心裏永遠的念想。與母親在香港加起來半年多的時光，是我們母女此生唯一單獨相伴生活的日子，專屬我與母親的回憶。我寧可相信，我們與親人共有的美好，可以同時屬於過去和現在，同時屬於人間和天堂。



霜華滿山



市井萬象

近日，位於黑龍江省雙鴨山市境內的黑龍江七星山國家森林公園出現霧凇景觀，朝暉映射下，霜華滿山，蔚為壯觀。

新華社